

张慎三

主编

无悔岁月

石油工业出版社



《无悔岁月》编委会

主 编： 张慎三

副主编： 李煜良

编 委： 刘元勋 巴中一 信喜华

王松雪 吴殿浩

目 录

- 多彩西部 王松雪(1)
- 党的女儿 冰 珂(51)
- 旋转人生 王明新(79)
- 第二个春天 绍义 建军 文安(90)
- 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同旭(100)
- 一个调度长的苦乐年华 沈顺万(108)
- 百花园主 郭立军(136)
- 情燃夕阳红 周广平(145)
- 倒在岗位上的女工程师 曲 波(172)
- 树老根弥壮 韩 琪(180)
- 爱的乐章 马祥民(193)
- 甘洒余热偿夙愿 李云功(231)
- 夕阳正红 张光耀(242)

蚯蚓之歌	铭 心(251)
油田电业的“拓荒牛”	吉 天(264)
陈新民成功的秘密	东方晖(283)
后记	(290)

多彩西部

王松雪

啊！太阳，打开大门，
将我们大漠的歌儿搂在怀里；
大漠之畔奉行“安谧”的洗礼，
涤尽惶惑、惊愕。

——泰戈尔

引 子

1949年的10月是绚丽的10月。一轮金色的太阳，亲吻了10月1日的天际。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世界的东方，发生了这件震撼人寰的大事。全国各族人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各种战斗。

我参加了艰苦的石油工作，在有史以来的第一支女

子采油队，担任队长，铸造了辉煌的一页。我把我的这一段历史写成了小说，还被搬上了银幕，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不久前我遇上了陈珠英同志，是我的同龄人，她谈了她的历史，我惊异地感到两个不认识的人，却在人生的道路上划出了惊人相似的轨迹。她当了女子测量队的队长，在另一个方位战天斗地，工作性质决定了她比我们更艰苦，克服了诸多罕见的困难。

从1957年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到1994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妇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有三八女子钻井队、三八女子炼油厂、三八女子测量队、三八女子地震队……。呀！不光是我的三八女子采油队，还有郝建秀的工作法，田桂英的火车，杨拯陆的殉职……，出现了历史上妇女运动的高潮。我为成为这一代妇女而自豪。

陈珠英给我看了她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一尺大的，是照的她们背着仪器，挽起裤腿，下入冰冷的马营河，这是她们为之骄傲的：“抢渡马营河”。她们是那样年轻、快乐。噢！四十年了。

忽然2000年的一天！在《东方之子》节目中出现了我们胜利石油管理局刘兴材副局长。他在讲述着石油工业的光荣历史，创业的辉煌，当然我很爱听，这时更惊奇、更激动人心的情景出现了，在刘兴材同志讲到西北战场时，

他的背后出现了陈珠英等一群女子测量队员抢渡马营河的镜头。

我立即拿起电话告诉陈珠英：“我看到了40年前你们抢渡马营河的情景。”她于下午重播时间也看到了40年前的自己。看来国家的资料库里还留着我们那个年代战天斗地的资料。

走向西部

1952年底，奉燃料工业部的命令，要从浙江温州师范学校选调200名学生支援石油工业。当时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明知道，师范学校毕业后工作是安定的，工作地点自然是美丽的江南，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响应祖国的号召，都报名参加艰苦的石油工作，走向西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陈珠英就是其中的一员，她瞒着父母，托人捎信给家中，当父母知道时，她已乘第一批列车远去了。她不愿看见父母难过，她避免父母的阻拦。无奈的父母只好托后边的同学捎来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封长长的家信，信上没有埋怨、没有责备，却是千叮咛万嘱咐到了西北后生活方面要注意的20多条备忘录，她哭了，躲进被窝里哭了。

江南是美丽的，有安定、幽静的江南小镇，有穿镇而过的河道，那河道可以弯弯曲曲地从居民的楼板下穿过；

有一座座精美的小桥，乌蓬船的炊烟，乌衣巷的传说，小家碧玉的女儿，小桥流水的人家，柔婉的民风，细碎的言语……都是江南的风情。

陈珠英决然地离开这美丽的从小生长的江南小镇，向着粗犷、生硬的大西北走去。

× × × × ×

西安石油学校，招来了一批学生，他们赤着脚，他们洗脸不用盆子，用水桶，桶里放着毛巾、牙刷、肥皂……一个个提着水桶，滴里当啷地跑在校园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这就是陈珠英他们这一批江南子弟。

石油工业用人紧迫，全国人民需要石油。要求这批青年快速成长。要求他们在一年里学完测量学、制图学、三角、几何、高等数学、理论误差、……这是3年的课程呀！他们拼命地在知识的海洋里学习游泳。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得熬到夜里十二点。为了祖国他们拼上了。

当结束这些功课时，正是西北地区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节。他们没有休假，没有选择实习的时间，立即赴延安实习。要把课堂上的知识迅速与实际结合。

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是革命摇篮，是人人向往的地方。它已是历史乐曲中的一节，是亿万人民向往的圣地。可是冬季的延安，

是真冷呀！寒风凛冽，室外温度可到零下 20℃。大家住进杨家岭半山腰原抗大的窑洞里。一个窑洞可以放 5 张行军床，一个很小的煤球炉子。想想当年抗大的学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学到了革命的道理，出了一代精英。陈珠英他们也受到了革命的哺育，他们也要经过这艰苦的洗礼成为祖国又一代精英，昂扬的斗志驱走了延安的寒冷。

他们背着仪器，天天从冰冻的延河上走过，有一次一不小心，走过薄冰区，陈珠英从冰窟里插进了延河，多亏走在后面的同学赶紧跑来把她拉住，才只掉进去一条大腿，把她拉上来，这一条腿不能走路了，大家将她扶回山上的窑洞，用火盆烤化了腿上的冰，才换下来湿透了的棉裤。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任务是繁重的，坚持下去要有意志。当他们看看那巍峨的宝塔山，雄伟的杨家岭礼堂和毛主席的第二个故乡——枣园……便会鼓起勇气，忘掉一切困苦。

那一条黄土小路，便通向这座礼堂，它是用陕北石砌成的，是具有异国风情的殿堂，如今它只是教科书中一帧神秘的图像。

它静穆朴素，逼人遐想，这座雄伟的礼堂现在空空如也，但这里曾汇集过一群仁人志士，毛泽东在这里绘声绘色地讲完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你听！冥冥中还回荡着那生动的湖南乡音。那一排排杨木花椅，象一条条受过极度颠

簸的帆船，把革命送往彼岸，陈珠英他们在这里受到了革命的教化，他们在这至圣之所，沉思仰望，这里的殊荣鼓舞了他们，他们相信这艘革命的渡船，也会再一次送出革命的第二代，这里革命的气息感染着她们，延安成了增强斗志的加油站。

经过3个月的实习，他们更懂得了测绘工作者肩负的责任，知道了测绘工作在石油勘探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配合延长油矿的勘探开发地质定井位的需要，他们实习时绘制的地形图，地质家们用它来绘制延长油矿的地质勘探开发综合步骤图直接用于生产，对延长油矿的找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初步感到了知识用于实际的愉快。所以她们脸冻红、手冻肿、再冷的天也不在乎，她们向老师保证，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野外测绘地形图的任务。延安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她们的心血和足迹，谁能说后来延安发现的大气田，没有他们的心血呢？成果都是一代代人工工作积累的突变，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登上那辉煌的顶峰。

向西走 再向西走

向西走，向西走，再向西走！

西边有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口。

向西走，向西走，再向西走！

西边有母亲河清澈的源头。

向西走，向西走，再向西走！

找不到宝藏决不回头。

陈珠英他们实习完毕，正式从西安石油学校学习毕业，立即投入迎接全国石油勘探的新高潮，赴酒泉地质大队。西征开始。那时火车只通到兰州，从兰州换乘大卡车，一车拉 20 多（甚至 30 多）人，车上并没有座位，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四排行李坐四排人，中间的两排人背靠背，与两边的两排人则面对面。几天几夜地走在河西走廊上，颠簸的土公路使车后扬起滚滚灰尘，路的两边是浩瀚的戈壁，给人以荒漠、苍凉、空灵的感觉，有的人竟掉下泪来。当汽车爬上乌鞘岭的时候，白雪纷飞，一下子变得冷起来。据说夏季走到这里也是很冷的。

大家与“勘探队员之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注定了要唱着这支歌浪迹天涯，云游四方，探寻宝藏。歌词、歌曲活泼而浪漫，高亢而热情，在大家心情沉重的时候，它给人以鼓励，在遇到困难时，它给人以勇气，它给勘探队员们的心灵中注满了自豪和快乐。

一路风尘一路歌，加上祖国西部特有的山河风貌，粗犷、奇丽、博大而壮观，使大家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晕车之苦，忘记了腰腿的麻木，忘记了风沙迷了眼睛的酸楚，一切在高昂的、快乐的、战斗的气氛中度过。

晚上住进车马店，躺在土炕上，与跳蚤共处，闻着炕

洞里飘出马粪的酸臭味，就这样大家仍在余音袅袅的歌声中入睡。

陈珠英她们一到酒泉地质大队，报到后，立即成立了几个测量队，分布于西部几个地区，配合地质详查，测 1：25000 比例尺地形图。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女子测量队，把女测量员全编入了女子测量队。

她们第一个任务是配合地质要求测绘合黎山一带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

初战合黎山

合黎山脉也是阿拉善高原的一部分。东面是巴丹吉林大沙漠，西接马鬃山，向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向南 120 公里便是金塔与嘉峪关。与万里长城遥遥相望。与无人区的罗布泊东西相望。这里是一个无人到过的地方。

合黎山南侧山高沟深，相对高差约 1000 米，无路可上。北侧稍缓，但岩石风化严重，寸草不生，表面是一层薄薄的红色沙层，爬一步要退半步，大家只有手脚并用，手脚同时落地，真正是“爬”山了。

她们肩上扛着仪器、三脚架、背着水壶、干粮、棉大衣……约 30 多斤重，大家爬得非常小心，一旦一脚滑坡，失去重心，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这时她们才体会到了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上爬时，只能向上看，不能向下

看，向下一看那深渊的诡秘，峭壁与疏空的反差，立即掀翻你平稳的心态，使你头晕目眩，魂飞胆丧。

当爬上一个阶梯之后，抬头望望前边，还是一座座的山峰，峰峰相连。一眼望不到头。深邃得可怕。为了完成这地区的地形测绘，必须到前面老虎嘴去进行观测。这个老虎嘴又高又陡，在半山腰上凹下去一个大口子，很像一只张大嘴的老虎卧在那里。

她们来到了老虎嘴的脚下，可怎么爬上老虎嘴呢？她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在一筹莫展之时，陈珠英的眼睛在搜索，脑子在思索，忽然发现靠右边有一处显出许多洪水冲击而形成的小岩窝，她认为可以登着这些小岩窝爬上去，立即把这想法告诉大家：“从这儿上，行吗？只是太危险了。”

“上！”有人说。

“害怕吗？”陈珠英问。

“不害怕！”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声。

山谷中立即发出回音：

“不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

“不……”。

大家笑了。陈珠英背了仪器走在前边，大家一一跟上，她们用手指紧紧地抠住光滑的石缝，身体贴在石壁

上，屏住呼吸，绷紧了心弦，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远看像一群小蚂蚁在陡壁上移动。大家小声叮嘱着：“小心！”，“稳踏稳打”，“不要害怕！”……约半个小时，她们终于爬上了老虎嘴这个山峰。这个支撑寥廓青空的山峰啊！终于拜倒在这一群姑娘的脚下。太难了，有几个姑娘掉下泪来。这时她们才发现高处不胜寒，冰雪封冻，寒风刺骨，摸摸每个人都是汗流浹背，刹时已结了冰，这才立即穿上棉衣、棉裤、大头棉鞋，背了一路，这时用上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呀！

她们立即架起仪器，开始工作，最后超额完成了任务，日测 7.2 平方公里（做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并安全回来，没有少一个人，她们也如同尝到了西天取经的喜悦。晚上在营地敲着水壶，咧开嗓子唱，唱得无腔无调，腾起身子跳，跳得无姿无态——疯了似的——真的疯了——不疯，不足以泄出惊、泄出险、泄出喜。

寻找迷失的队员

这是一个清亮的早晨，她们照旧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她们像雀儿似地跳来蹦去地准备着仪器、干粮和水。她们收割了戈壁上的孤寂，播种了少女的欢乐，引得清晨向她们瞪起了吃惊的眼睛。

来到工地，架好了三脚架和平板仪，各就各位开始了工作。

扛 A、B、C 尺的三个姑娘，各自扛着一个标尺，向指定的三个方向跑去。

陈珠英进入绘图岗，一边观察望远镜，一边吩咐着身旁的技工，这技工便按照陈珠英的要求打起指挥旗，向扛 A、B、C 尺的三个姑娘不停地发出旗语。指挥着她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走动，找准自己要站的地形点。于是测站上绘图的、计算的为完成该站的测图任务，各自忙碌起来。就这样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点一个点地工作着，前进着。

转眼太阳就要西沉，白昼开始投入黑暗。

陈珠英向远处的姑娘发出信号：回来！回来。这时大家也都收起仪器，转头回家，扛 A、B、C 尺的三个姑娘也都随后而来。暮色已张开双臂来拥抱她们，她们又雀跃着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

蓦然回首，惊异代替了欢乐，怎么不见了 A 尺的姑娘秀琴！莫不是先回去了？这不大可能！她们一路喊着 A 尺姑娘的名字，回到了帐篷，一看，果然没有秀琴。

她们都坐下来等。测量队的家是每天要搬动的。“家”——这几顶帐篷，是随着她们的测量前进方向而前进的，这样她们可以少跑很多路。

陈珠英想，今天早上说过的呀！晚上在大黑山的断口

北部宿营，她跟着走就行了，怎么会丢了呢？陈珠英想到无边的戈壁，想到狼，想到……她坐不住了，得去找。

大家有的提了马灯，有的拿着手电，还有人拿了菜刀、棒子，分成三个组各自向不同的三个方向去找。陈珠英带着两个小姑娘，只分得一根棒子，向东南方向进发。

开始她们还想唱“勘探队员之歌”，可她被焦急卡住了喉咙。

陈珠英问：“今天阴历几号？”

答：“初七。”

问：“该有上弦月！”

答：“阴天。”

戈壁变得苍苍茫茫、迷迷离离一片深黛色，广袤、死寂、雄浑、静穆、严峻、空漠、冷酷……。这些形容戈壁总是板着脸的词儿，这时露出显明的面目，干脆变成了恐惧。

陈珠英铆足了劲，喊：“秀琴——”

那声音像秋野的闷雷，那声音像长着箭头，它努力地向上钻去，费了很大的劲才蹿出寂静，它带着波纹，炸响在天上，给寂静留下了深深的辙痕。

开始三个组还可以互相呼应，后来全静了下来，喊一声，三个人就都站住，聆听着，盼望着，捕捉着，哪怕是蚊子声一样的回音。可是什么也没有，刚被镇压下去的寂静，又卷土重来。她们与其他两个组也失去了联系，完全沉浸在寂静之中。

她们在戈壁上一夜，体会到人类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寂静。

在戈壁上有平川，有凹地，也有断裂沟，也有绝崖。她们在小心前行。

走了大半夜，太累了，便决定坐下来休息，三个人都背向着背，面向三个方向的戈壁，这样可以发现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这是勘探队员的常识，这样随时警惕着免受突然情况的袭击，一坐下来，几乎半躺了下去。天空的云似乎散了，北斗星依然高悬，大熊星座闪着眼睛，挺明亮，却偏就是不看她们，不与她们沟通，故意要把寂静和孤独留给她们。牛郎织女依然在银河的两边相思相望。浩瀚的夜幕，博大的苍穹，她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与空灵。

5月戈壁的夜晚，好冷，她们紧紧依在一起并蜷缩起腿。

突然看见老远一团飘浮的光亮，她们高兴了，莫不是灯？有人！她们爬起来拼命地追上去，那光亮也跑快了，忽然没有了。

“鬼火！”

“别说鬼火，太可怕了！”

“鬼火就是磷，怕什么！”

“那么说有死人？有鬼，更可怕了！”

“莫非死野兽就没有磷吗！别忘了咱们是搞科学的，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呀！”